

漢武帝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王占君 著

漢武帝

常州大學圖書館
藏書章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王占君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武帝/王占君著. —2 版.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3. 1

(华夏长篇历史小说大系)

ISBN 978-7-5080-7183-1

I. ①汉…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3006 号

汉武帝

作 者 王占君

责任编辑 高 苏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303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目 录

第 一 章	情到宫帷梦	1
第 二 章	计撼储君位	11
第 三 章	深宫夜弑君	22
第 四 章	梁王刺袁盎	32
第 五 章	钦差闯睢阳	42
第 六 章	立嗣胶东王	52
第 七 章	御医窃禁齋	62
第 八 章	毒鸩汉景帝	72
第 九 章	舍命斗太后	82
第 十 章	韬隐上林苑	92
第十一章	主父偃救美	103
第十二章	江都王夺爱	114
第十三章	定计聚宾楼	124
第十四章	圣驾御江州	134
第十五章	血战聂家庄	144
第十六章	伏击浑邪王	154
第十七章	诈降东匈奴	165

第十八章	假公主和亲	176
第十九章	出事南越国	186
第二十章	东越王乘虚	196
第二十一章	天兵定南疆	206
第二十二章	钩弋谋东官	216
第二十三章	四大臣顾命	226

第一章 情到宫帷梦

公元前151年的盛夏,大汉帝国的都城长安,犹如刚刚开启的蒸笼,地表上到处散发着热气。未央宫的绿色琉璃瓦,在骄阳的照射下返出刺眼的强光,使人不敢正视。沿墙的垂柳被晒得无精打采,月季花瓣已是卷了边,蜂儿蝶儿也全无了踪影。才只三十八岁的景帝刘启,也被这灼人的热浪困顿在宫中,左右守着两坨硕大的冰块,半坐半卧在象牙楠木龙榻上,闭目养神。身后,两名如花似玉的宫女为他掌扇,右侧,一名内侍手持拂尘为他驱赶蚊蝇。

珠帘被宫女高高挑起,伴着一阵香风,年约三十岁的栗姬款款步入宫室。她是很少几个不需通报即可面见皇帝的女人之一。因为她给刘启生下了长子刘荣,而且已被立为太子。虽说薄皇后还在正宫娘娘的位置上,但宫内朝中多数人已将她作为准皇后看待,就连她自己也是以皇后自居,认为废薄立己只是迟早的一个程序而已。

天竺香气袭来,景帝不用睁眼便知是栗姬或王美人来到面前。因为这种天竺国贡来的香料,他只赏赐给了栗姬与王美人。不过此时他因天热而有些心烦,不愿意有人来打扰,只想静静地自己待上一时。特别是他不愿见到栗姬,因为近来栗姬为一件事不厌其烦地喋喋不休,他实在是懒得再听栗姬的唠叨了。

“万岁,天气这般炎热,龙体可好?”栗姬挨近问候。

景帝脸上现出一丝不快,但他耐着性子:“暑热难当,爱妃何必专程前来问安。朕一切尚好,如无他事,爱妃可以回宫避暑。”

对于景帝这相当于逐客令的言词,栗姬感到比往心中放了一块冰还凉。但她不能表现出来,因为天威难测,皇上可是得罪不得的。她尽量带着感情说:“万岁,妾身倒好,只是太子自今晨起就茶饭不进,怕是中了暑了。”

景帝坐直身体,睁开了眼睛,沉吟片刻,没有出现栗姬所期待的起驾看望之意,而是对身边的内侍吩咐:“速传太医,前往太子府看视,并将结果报与朕知。”

内侍传旨去了,景帝的眼睛又闭上了。栗姬自觉没趣,悄悄退出了未央宫。出了宫门,她委屈得真想痛哭一场。但是她不能让外人看出皇帝不赏识自己,强忍着把泪水憋了回去。回到自己居住的云阳宫门前,正与一位地位显赫的女人不期而遇。若是别人,栗姬完全可以故作不见而避开,而对于这位女人,她就不能不上前陪着笑脸周旋了:“原来是长公主和令爱。这大热的天,不在府中纳凉,来到宫中何事?”

“正是天热烦闷,才特地进宫和娘娘说说话,也好打发时光。”长公主半开玩笑地反问,“娘娘想来还不反感吧?”

“哪里,能和长公主在一起,真是巴不得呢!”

来人是景帝的大妹刘嫪,人们惯称为长公主。她身旁是九岁多的女儿陈阿娇,别看阿娇年岁尚小,但皇亲国戚家庭的调教,已使她出落得楚楚动人,一言一行一笑一

辶都不失皇家风范。刘嫖拉过女儿：“来，向娘娘千岁见礼，这可是日后的国母啊。”

栗姬听了心中舒服：“长公主当着孩子也取笑。”

阿娇上前一步，恭恭敬敬施礼：“娘娘千岁，凤体安康。”

“这孩子几天不见就出息得大姑娘一样，谦恭有礼，真叫人疼爱。”栗姬拉起阿娇的手，“我们到宫内叙话吧。”

“承蒙不弃，自当遵命。”

三人入内，宫女献茶毕，刘嫖只呷了一口，便问道：“娘娘，太子今年该有十三四岁了？”

“刚满十三。”

“年岁不算小了，也该订亲了。”

“不急。”栗姬未免露出心事，“一者万岁并未张罗，二者我这名分未定，哪有这个心情。”

“那何妨催促万岁尽快立娘娘为后。”

“这，”栗姬觉得刘嫖是可利用之人，“实不相瞒，我一提起此事，万岁便不悦，也不知他心里想的什么。”

“万岁秉性，本宫尽知，我助娘娘一臂之力如何？”

“万岁在长公主面前言听计从，谁人不知。若蒙玉成，定当厚报。”这是栗姬求之不得的。

“只是事成之后，我要和娘娘做个儿女亲家。”刘嫖道出她此行的本意，并将阿娇推向前，“让她做你的儿媳如何？”

栗姬不觉犹豫了一下。尽人皆知刘嫖一向干预朝政，而且是好做主张。日后皇儿登基，有这样一位丈母娘还不得事事受其掣肘。但眼下有求于人，也不好一口回绝，便含糊应承下来：“这当然是求之不得。”

长公主便站起身来：“娘娘既已允诺，我这就去向万岁奏明。”

“这么急，”栗姬提醒说，“我刚从万岁那里回来。圣上心绪似乎不佳，改日再说亦无妨。”

长公主信心十足：“别人会碰钉子，万岁对我当高看一眼，我长公主岂是他人可比。”

长公主牵着阿娇之手姗姗离去，栗姬心里却很不是滋味。自己受万岁冷遇，而看长公主那得意的样子，似乎万岁事事都要听她摆布，这怎不叫人嫉恨。但她的心情又是矛盾的，既期待皇上对她言听计从废薄立己，又希望景帝也不理睬长公主，煞煞这位公主的骄横之气。

刘嫖一走进未央宫，就大呼小叫地嚷起来：“兄皇，我带阿娇来看你，倒是起来迎接啊。”

景帝毫不动怒，满脸带笑地下地来。他平素甚喜阿娇的乖巧：“让朕看看，一月不见是不是又长高了。”

阿娇上前叩头，被景帝用手拉住：“小小年纪，用不着行此大礼。”

阿娇便依偎在景帝身边。

长公主见机说：“万岁这样喜欢她，让阿娇长大后做你的儿媳如何？”

“但不知妹妹看中了哪家王爷。”

“我的女儿要嫁就嫁太子，要做就做皇后，就凭她千娇百媚、聪明伶俐，岂能屈尊做王妃？”

“皇妹，你这野心倒是不小哇。”景帝含笑戏谑道，“皇后也不是好做的，要时刻提防被打入冷宫啊。”

“我的女儿可不是薄皇后之流。”长公主趁机说，“万岁，既已经年不去薄皇后那里，何不颁诏废后再立。”

景帝对这个妹妹一向倚重，也就说出了心里话：“皇妹，废易立难，实不相瞒，朕是在立谁为后上尚未拿定主意。”

“这，妹妹就费解了。刘荣已立为太子，栗姬自当立为皇后，还有何为难之处吗？”

“皇后乃六宫之首，当如朝臣中的宰辅，胸怀如大海，有容人之量。而栗姬她肚量狭小，难以母仪天下。”

长公主一笑：“此事妹妹亦有耳闻，栗姬拈酸吃醋太甚，等妹妹抽空儿开导开导她，自然逐渐改正过来。”

“但愿能如皇妹所言。”

“那么兄皇明日就颁诏废了薄后吧。”长公主使了个缓兵计，“至于立后之事，可以缓议。也就是说待到兄皇对栗姬满意时，再立她为后不迟。”

景帝不觉喜笑颜开：“还是皇妹知朕的心。”

第二天早朝，景帝颁布诏书，将没有生育且又失德的薄后废为庶民。按理说这是为栗姬册封皇后扫清了道路，栗姬是最大的受益者，理应兴高采烈。景帝也觉得是为栗姬办了好事，当晚兴致勃勃来到栗姬的云阳宫。

以红色为主调的云阳宫，椒墙悦目，锦帟似火。宫女们早点燃了大红宫灯，整个宫室给人以温暖热烈的感觉。因为天气太热，栗姬穿着颇为暴露。狭小的白色丝绸抹胸，展露出大半个软颤颤的玉乳。同样质地几与肤色相同的短裤，仅仅勉强遮盖了那一小片迷人的芳草地，使那蜂腰和雪团似的双臀全都裸露无遗。为遮人眼目，外面又披了一袭水红色薄如蝉翼的纱衣，使她犹如置身于粉红色的云雾之中。恍若雾中出浴的佳丽，给人如诗如梦如幻的感觉。

栗姬从刘嫪口中知晓了薄皇后已经被废的消息，也获悉景帝尚无立刻立她为后的打算，所以她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在她看来，景帝早在一年前就当废薄立她了，如今拖了这许久还不痛快地册封她为后，未免令她大失所望。晚饭时她一口汤水未进，斜靠在床头自生闷气。

宫门外传来执事太监尖细的喊声：“万岁驾临云阳宫，栗妃娘娘整装出迎接驾啊。”

栗姬心底腾起几许快意，这说明皇上心里还有她。在一年以前，皇帝平均每三天

中,总有一夜要留宿云阳宫。自从刘嫖先后给皇上引荐了程姬、贾姬之后,景帝便十天半月也难得来云阳宫一次。试想,正值青春妙龄情欲如火的少妇,夜阑人静之际多么需要男人的抚慰。何况皇帝的临幸,又远非平常百姓家的男欢女爱可同日而语。这是维系与皇帝感情的重要途径,长期不能承受皇帝的雨露,就等同于被打入了冷宫,就意味着失宠,而失宠就意味着身家性命没有了保障,甚至预示着所有亲族的悲剧。对此,她心中深恨刘嫖,不该以狐媚献悦皇上,使得她备受冷落。如今,皇上在间隔半月之久后踏入云阳宫,对她应该说是天大的喜讯。她一骨碌坐起,就要飞身出迎。但是想了想又复坐回床上,她想:不能让景帝感到自己太下贱了,要拿点身份才是。好不容易才将皇帝盼来,这样做会不会又惹圣上生气呢?正犹豫之时,景帝已笑容满面地步入了寝宫。

栗姬不敢再坐在床上拿大了,赶紧下地倒身便拜:“妾妃接驾迟延,还望万岁恕罪。”

景帝伸双手搀住她一双玉臂,没让她跪拜:“是朕来得唐突,爱妃不知,何罪之有?”

“容臣妾大礼参拜。”栗姬拉出公事公办的架势又要下跪,“国家礼度岂可偏废。”

景帝拉住栗姬不松手:“又非大庭广众之下,家礼不必常叙。”说着话,两眼在她身上逡巡不止。

栗姬看出景帝是欣赏的目光,故作娇羞地:“不知圣驾光临,未及整装,有污圣目,真是罪过。”

景帝是赞许的口吻:“天气炎热,又在寝宫,如此着装非但无妨,还着实令朕耳目一新呢!”

栗姬秉性难改,说话又有酸味:“难得万岁还记着妾妃。今日去未央宫拜谒圣上,万岁眼皮也不愿抬。”

“看你,言语中总是挑三拣四,朕这不是来看你了吗?”景帝已是春心荡漾,忍不住要拥吻栗姬。

岂料,栗姬像美人鱼一样滑出了景帝的怀抱,她是要吊景帝的胃口:“万岁请上座,容臣妾传宫人上茶。”

景帝心中掠过一丝不快:“茶就不必了,朕来时已饮透了。朕累了,你我上床歇息吧。”

栗姬见景帝急不可耐,便想借机讨个说法:“臣妾获悉万岁已颁诏废了薄后,但还不知何时册立妾身。”

“这个朕自有道理。”景帝心下已有三分不喜,说着,拉她的玉手又要上床,“今夜良宵,你我共赴阳台,余事不提也罢。”

“不,”栗姬偏偏要耍小性子,“万岁,皇儿刘荣已封太子,妾身自当为后,今天你要说个明白,为何迟迟不颁立后诏旨,莫非是王美人那几个狐媚,从中作梗不成。”

景帝心中已是五分不喜:“你呀!怎么没有一丝为后的风度,如此无端猜疑,真要执掌后宫,这后宫还能安宁吗?”

“怪不得你拖延不肯降旨，原来还是听信了那几个妖姬的谗言，待哀家总揽后宫，定要好好调教她们。”栗姬说时有些怒目横眉咬牙切齿，话里话外充满了报复的敌意。

景帝已是七分不喜，他深知栗姬肚量狭小，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今日话头提及至此，他也就趁机规劝道：“王美人、程姬、贾姬等，皆朕之妻，她们所生子女，皆朕之骨肉。一旦身为国母，必有容人之量。待她们当如手足姐妹，待她们子女当同己生。时时教育太子，要爱护弟弟妹妹，你们都能和睦相处，朕百年之后方能安卧九泉。”

栗姬一听此言，不禁想起几天前在上林苑游玩的情景，至今她还耿耿于怀——

那日，景帝兴致甚佳，只带栗姬、王美人二人同游。没有了贾姬、程姬等人，栗姬感到几分胜利的喜悦。但是有最为嫉恨的王美人在身边，她又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为此，她噘着小嘴阴沉着脸。

“爱妃，莫非哪里不舒服？”景帝关切地问。

栗姬的回答着实令景帝啼笑皆非：“哎哟，万岁还这样关心臣妾啊，看你和王美人说说笑笑的样儿，哪里还记顾臣妾在身边哪！”

“你呀，说话怎么总是咬着别人，朕总不能时时刻刻全都陪着你一个人吧。”景帝数落她几句。

“你就是向着她，我这一句话，就惹出你这些不咸不淡的话来。早知这样，今日不来倒好，免得找气生。”

“看你，这不都是没来由恼气吗！”景帝顿时兴趣索然。

王美人见状过来打圆场，满脸赔笑对栗姬说：“姐姐，是我哪里不对惹你生气了？我是妹妹，倘有不周还望担待。”

“看看，这不是跟万岁合伙儿气我吗？”栗姬近于胡搅蛮缠，“咱可比不了你，你是万岁的心尖儿。”

景帝气不过：“什么话，朕哪里不是高看你一眼！”

栗姬借机将心中的怨怼发泄出来：“我怎能和王美人比呀，皇上看见她时总是眉开眼笑，看见我时总是绷着面孔。”

“你这是找歪理，朕对你还要怎样？不是立你生的刘荣为太子了吗？”

“那是因为他为长子，说不定哪天你不高兴就会变卦。”

“这立储大事，你怎能信口开河！”

“我那儿子也不会取悦皇上，比不得王美人哪。”栗姬不满地用白眼珠斜着王美人，“她生的胶东王刘彻，妊娠时曾梦见太阳入怀，多么美妙动听的故事，这不等于说她的儿子是帝王的材料吗？”

“姐姐不喜欢，我今后不再提及。”王美人赶紧表明态度。

“现在不说还不是掩耳盗铃，而今已是满城风雨尽人皆知，还想做样子给我看？我不会领这个情！我没有那么傻。”

这一顿抢白，闹得王美人无话可说，便想了个脱身之计：“姐姐消消气，我如厕方便一下。”

景帝觉得和栗姬这人无法交谈，便赌气扭转身不再理睬她。

丽日高悬,明亮的阳光把树木溪流全都照耀得赏心悦目。景帝在凉亭内随意四望,忽见一头野猪晃悠悠从树丛中蹿过来。它三转两绕,哼哼唧唧沿地觅食,竟然进入了草地上的茅厕。景帝不由得大吃一惊,因为尽人皆知,野猪是属于凶猛野兽,所谓“一狼二虎三野猪”。而王美人正在厕中,万一受到伤害,这该如何是好。景帝即令随侍的中郎将郅都速去救援。郅都说声领旨,拔出佩剑要去。

栗姬心说,野猪若将王美人吃掉该有多好,少了一个宫中劲敌,在旁言道:“郅将军,这恐怕不合适吧。王娘娘在厕中,自然是裸露下身,况且又是国母之身,你闯进去……”

这番话还真把郅都给说住了,他迟疑着不肯举步:“万岁,末将撞见娘娘……”

景帝一急,夺过郅都手中剑:“不要你为难,朕自去救助。”

栗姬见景帝如此关心王美人,妒火中烧,便欲制止,她急中生智,突然跌倒在地,口吐白沫不止。

郅都见状扶也不是,不扶也不是,就呼唤景帝说:“万岁,栗妃娘娘发病,这便如何是好?”

景帝回望一眼,犹豫片刻:“栗妃无妨,朕先去救王美人要紧。”他毅然飞步闯入茅厕,居然将野猪吓走,王美人安然无恙。回来再看栗姬时,人也站起来了,白沫也不吐了。景帝不满地嘟囔一句:“恶作剧。”

这事虽说景帝并未深究栗姬过错,但栗姬认为,在关键时刻景帝还是把王美人排在前面,为此,心中嫉恨,而对王美人的敌对情绪也愈发加重。如今景帝又说起百年之后要善待王美人及各位姬妾并所生子女,更勾起她心中的不满。刻薄言辞便倾泻而出:“我的皇上,你对那几个妖姬真是关心到家了,连百年之后的事都安排了。实话告诉你,我现在就恨不能生吞活剥了王美人她们几个狐媚,百年之后的事就由不得你了。”

“你!”景帝没想到栗姬竟说出这样一番话来,他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简直是个泼妇。”

“你,你,居然为了那几个狐媚骂我,我,我不活了!”她说着就以头去撞廊柱。

景帝的心情此刻坏透了,哪儿还再有心思和栗姬效雨水之欢,也不管那栗姬死活,气哼哼地拂袖便走。

栗姬当然不会真的撞死,她实指望景帝会来拉救,万没想到他会对她的死活置之不理!更没想到还把景帝给气走了,这才想起闹得过分了。急步追出宫门,连声呼唤:“万岁留步,臣妾还有话说。”

景帝已是气炸了肺,也不答言更不回头,径自扬长而去。

“哼!有种一辈子别到我这云阳宫来。”栗姬气得顺嘴骂话出唇。

景帝显然是听到了,脚步停顿一下,但未予计较,反倒加快步伐离开,看来是不屑与之理论了。

栗姬被闪在宫门口,越想越不是滋味,悔不该言语过激,但后悔药是没处买的,她无处发泄心中的怨恨,委屈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呜呜呜”呼天抢地捶胸踢腿号啕大哭

起来。

王美人起居的五柞宫，其规模比云阳宫略小，但环境清幽，附带一个小巧玲珑的花园，倒是别有一番意境。王美人进过晚膳后，在花园内与儿子刘彻讲古，说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六岁的刘彻忽闪着黑亮亮的大眼睛，说出一番令王美人极为满意，又与其年龄不太相符的话来：“母亲之意，为儿尽知，长大以后，一定像大禹那样勤劳国事，但我还要孝敬母亲。”

王美人喜得将儿子紧紧抱在怀里：“我的好皇儿，如此聪明，将来定是国家栋梁之才。”

“母亲，儿为何只能做栋梁，难道不可以君临天下吗？”说着，小刘彻在地上摇摇摆摆模仿起景帝走路的样子，“儿要像父皇那样，受到所有人的尊重，要发号施令治理国家。”

“皇儿，这可不是乱说的，”王美人赶紧用手堵住刘彻的嘴，“切记，这话被人听去，或许就有杀身之祸。”

“为什么？”

“皇儿，宫廷之中要谨言慎行。你的封号是胶东王，就只能是未来皇帝的臣子。你的大哥刘荣已立为太子，将来他就是皇帝。这话若传到他的耳中，必定记恨在心。等你父皇不在了，他登基做了皇帝，必然要报复你，就连为娘也怕性命难保啊！以后万万不可再流露此意了。”

刘彻点点头：“儿记下了。”

侍女唐儿急慌慌走来：“禀娘娘，万岁驾到，已至宫门了。”

王美人领着刘彻就走，急步前去接驾。刚出园门，景帝已步入回廊。王美人就在回廊地板上跪倒：“臣妾接驾，皇上圣安。”

刘彻也在母亲身旁下跪，端的是彬彬有礼不慌不忙：“儿彻恭祝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快些平身。”景帝高兴地将王美人母子先后搀起，赞不绝口地夸奖刘彻，“皇儿小小年纪，就这样知礼得体，还是美人教子有方啊！”

“万岁过奖了，有道是龙生龙子。”王美人心中喜悦，但并不表现出来，“这孩子处处模仿陛下，就连走路都像得很呢。”

景帝正在兴头上：“如此说，且走几步让朕看看。”

刘彻当真就模仿了一回，然后还问道：“父皇可是这样行走？”

喜得景帝眉开眼笑：“皇儿，你怎就这般相像，真是我的儿子啊。”说到高兴处，将刘彻抱在了怀中。

刘彻也就撒娇地依偎在景帝胸前，用小手抚摩着景帝的面颊：“父皇真好，就像古时的大禹帝。”

“这么说，父皇是明君喽！”景帝止不住同儿子贴脸。

王美人觉得已经可以了，儿子算是够风光了，就将刘彻接下来：“皇儿，别让父皇

太劳顿了。”同时，回头示意唐儿，“领胶东王去吧。”

刘彻果真与一般孩子不同，临别时再施一礼：“父皇晚安。”

景帝由王美人陪同进入寝宫，边走边话题还未离开刘彻：“美人，你要好好教导胶东王。这孩子是个干大事的料，待他长成后，朕一定要委以重任。”

“谢万岁夸奖，臣妾当不负圣望。”落座后，王美人问道，“万岁可曾进过晚膳。”

景帝注视着王美人花蕊般娇嫩的樱唇，真想立刻噙入口中。想起栗姬的泼样，再对照王美人的柔顺，一腔儿女情全都倾注在王美人身上：“这都什么时辰了，朕早已用过晚膳，你我早些安歇吧。”

王美人听此言不觉怔了一下。

景帝却是注意到了王美人这一微妙变化：“怎么，爱妃心下不悦？”

王美人脸上绽放开鲜艳的桃花：“万岁哪里话来，后宫嫔妃，有谁不渴想沾雨露之恩。臣妾亦血肉之躯，渴望圣驾，有如大旱之望云霓，巴不得万岁天天能光顾呢。只是一时间受宠若惊，怀疑是否在梦中。”

这番话说得景帝心花怒放：“好，好，朕此后定当常幸这五柞宫，也让你永远像鲜花般滋润。”

“万岁难得光临。良宵尚长，臣妾备下御酒佳肴，与圣驾小酌，以助罗帐中雅兴如何？”

景帝不由得点头称是：“美酒入怀，春心烂漫，恍然若仙，再与爱妃共偕云雨，其乐融融，快哉美哉！就依美人。”

王美人吩咐唐儿整备酒宴。唐儿不停脚地忙碌，几个来回之后，已是香汗流下粉腮。试想，王美人的贴身宫女，自然是模样标致，灯光之下犹如梨花带雨更堪怜。王美人见景帝对唐儿时不时地瞄上两眼，心中立刻有了谱儿，一道难题迎刃而解。原来景帝来幸，正值王美人的经期，是不能同房合欢的。但若直言，景帝定将扫兴离去，这不是将上门的好运推走吗？而且说不定会影响皇上今后的兴趣，今夜移情别恋或许就被别的嫔妃拴住。所以她犹豫一下未敢明言，且用饮酒搪塞，如今竟偶然生计，何不用个调包计呢？

帝妃对酌之际，唐儿一旁侍酒，在桌边飘来转去，也免不了与景帝擦擦碰碰，景帝兴致极佳，被王美人劝得频频干杯，半个时辰下来，已有八分醉意。王美人先将景帝扶进罗帐，为其宽衣解带，送给景帝一个甜吻，温存地说：“万岁，且请稍候片刻，臣妾去香汤沐浴后即来侍寝。”

“爱妃快去快来。”景帝已是眼皮强抬。

王美人到侧室，将唐儿叫至近前，轻声悄语说道：“小妮子，今夜你的好运来了。”

“娘娘此话何意？”

“给你派个上好差事，代我去陪寝侍候万岁爷。”

“什么！”唐儿以为自己听错了，“娘娘的话，奴婢听不明白。”

“傻丫头，让你去陪皇上睡觉！”

“这，这……”唐儿听明白了，但她不明白主人为何要如此，“这如何使得，万万使

不得。”

“我说使得就使得！”王美人说了实话，“我恰好来了月事，又不能令万岁扫兴，只能由你替代了。”

“这怎么行，万岁认出，奴婢就是欺君之罪，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啊。”

“有我做主，你怕什么。”王美人安慰她，“万岁已是酒醉，一样都是女人，哪里辨得你我。再说，男人还都巴不得尝鲜呢，能幸你这个黄花闺女，万岁爷真是福分不浅呢。”

古时深宫中粉黛三千，有的一生都难得见上皇帝一面，就是有名分的嫔妃，谁不是期待着皇帝能眷恋光顾自己的玉体啊，唐儿自然也渴求有这么一天。早是情窦洞开的妙龄女，每当目睹王美人与景帝相携进入罗帐，耳听他们的嬉戏之声，唐儿都如有团火在胸膛燃烧，恨不能立时投入男人的怀抱，她当然渴望这期待成为现实。但她又不能不有所顾虑，因为她毕竟是使女之身，万一王美人事后翻脸，要她的性命还不是易如反掌。

“美人，你倒是来呀！”寝宫中传来景帝朦胧的叫声。

王美人几乎看穿了唐儿的心：“你我主仆相处多年，我的为人你还不知？我是那拈酸吃醋的人吗？你尽管放心侍寝就是。倘若你有造化，真要是一夜之间怀有龙种，那你可就是一步登天了，去吧，这可是千载难逢万年不遇的良机呀。”

“那，奴婢就遵娘娘之命。”唐儿移动了脚步。

“去吧。”王美人将唐儿推入了寝宫。

唐儿因为害羞，先吹灭了宫灯。在龙床前站在景帝头边出神。以往连正眼都不敢看的皇上，而今就要同床共枕了，这该不是做梦吧？

“美人，睡吧。”景帝又半是梦呓地招呼。

唐儿迟疑地脱掉身上的衣服，迷蒙的微亮中，自己玉洁的胴体曲线分明，坚挺的双乳孕出两点樱红。景帝那男人的气息，已令她神魂发颤，此时此刻她已不再顾及其他，像一条小鱼钻进罗帐，依偎在景帝身旁。

景帝醉意与睡意相伴，懵懂中将唐儿拥入怀中。枕席之间，只是感到王美人比以往更加柔顺，任他轻薄疼爱始终不语。景帝有一种全新的感觉，但他酒喝得太多了，事毕便沉沉睡去。

这一夜，王美人辗转难眠，嘴里说不吃醋，但她心里也还很不是滋味。想起唐儿与景帝相拥相爱的情景，她再也躺不住了，好不容易熬到天明，她即轻手轻脚进了寝宫。

唐儿也是一夜不曾合眼，她要尽情享受这一夜春风。她将景帝从上到下看了一遍又一遍，因为说不定她今生今世只有这一次机会，主人再好也不会容她有第二次了。她分开自己的玉股，看到了那点点殷红的血迹，这是自己的童贞，也是一个女人在新婚之夜的骄傲。可是她不敢将睡得还香的皇上推醒，她也不愿这一刻很快到来，她还要享受假妃子的荣耀，她不想打破这玫瑰色的梦。因而，听到王美人的脚步声，她反倒假寐地合上了眼睛。

王美人掀起帐幔,看了看蜷缩在床里赤条条的唐儿,心里泛起些许反感。用尖尖食指,在景帝眉间轻轻一点,这是王美人唤醒皇帝的惯用手段。

景帝真的就睁开了眼睛,见王美人站在床前,有几分愕然地问:“爱妃,你何时起床下地了?”

“万岁,这一夜鹊桥暗度感觉如何呀?”

“爱妃此话何意?”景帝略一转身,看见了床里光着身子的唐儿,不由得一惊坐起,“这是何人?”

王美人就是乖巧,双膝跪倒在床前:“万岁,请恕臣妾欺君之罪。”

“这,怎么把朕闹得越发糊涂了。”

“万岁容臣妾从头禀奏。”王美人屈身言道,“万岁来五柞宫临幸,偏赶上臣妾月事之中,怎敢以污秽之身玷污万岁龙体。而臣妾又不忍令万岁扫兴,故以侍女唐儿代之。唐儿虽说无名分,但在臣妾身边多年,也是情同姐妹一般。况且她模样标致,身子玉洁,堪可为君伴寝。只是未敢事先奏明,请万岁治臣妾欺君大罪。”

“难得爱妃一片苦心,朕不怪你,快快平身。”景帝在床上伸出手来相搀。

王美人站起,明显讨好地说:“万岁,时辰尚早,臣妾去备办早饭,圣上可再小睡片刻。”

景帝看看白光光的唐儿,好奇与新鲜感令他爽快地应承下来:“那就多谢爱妃的美意。”

王美人轻轻放下帐幔,转身缓步离去,胸臆间涌动着胜利的喜悦,但也有一股酸溜溜的感觉。

第二章 计撼储君位

广袤的天空布满了阴霾,天上飘洒下若有若无的雨丝,淡时如雾,浓时似雨,皇家宫阙犹如沐浴在云雾里,朦朦胧胧之中仿佛是蓬莱仙境。连日的暑热,已使人们难胜其苦。这天赐的凉爽,令深宫一改往日的沉闷,传出了女人们银铃般悦耳的笑声。只有云阳宫是个例外,这里比阴云密布的天空还要沉闷。因为从昨夜起,栗姬就不断地斥骂责打宫女太监,人们全吓得大气都不敢出,谁愿意自找没趣啊,都远远躲着这个已失去了理智的娘娘。

栗姬从一大早起就坐在庭院内的假山旁,她头没梳脸没洗,脸色异常难看,恍如久病之人。她的心情比这阴沉的天还要压抑,可以说是又气又恨。恨的是景帝竟然不能容她一两句气话就拂袖而去,气的是自己怎就一时迷了心窍,将送上门来的皇帝推向了别人的怀抱。她心情坏透了,看谁都不顺眼,动不动就要发泄,属下的宫女太监几乎被她责骂殆尽。昨夜至今晨她已两餐未进,如今她已没了撒泼的气力,只有一个人独自生闷气。

宫门口传来一阵放荡无忌的笑声,长公主领着女儿旁若无人地走进院落。看来她对女儿阿娇确实爱如掌上明珠,无论走到哪里都带在身边。她见栗姬坐在假山边,径直奔她而去:“我不请自到又来了,栗姬娘娘想来不会反感吧?”

出乎意料的是,栗姬没有像往常那样起身相迎,而是一扭身子,鼻子里哼了一声。

“怎么了,这是跟谁怄气啊?”长公主连说带笑的,意在缓和气氛。

没想到却激起了栗姬的火气:“冲谁,就是冲你!”

长公主有点儿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她何曾受过这个,脸子随之也就撂下来:“本宫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了,若不是我出面敦请,万岁他能这样快颁诏废了薄皇后吗?我看你是不知好歹了。”

“好,好!你能,为何万岁没降旨立我为后?以为我是小孩子呀!”栗姬说着站起身,就像公鸡要掐架一样,“万岁昨夜对我大发一顿脾气悻悻离去,这都是你造成的。”

“怎么,我这一番好心,反倒成了驴肝肺。”长公主带气脱口而出,“难怪万岁说你心胸狭窄。”

“啊,难怪皇上迟迟不肯立我为后,原来是在说我的坏话!”栗姬气得跺脚,“还妄想让你的女儿攀我儿为婿,日后正位中宫,做你的白日梦去吧!”

“你,竟是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泼妇!”

“我是泼妇,你也不是好饼。以后别再到我这云阳宫,皇上说王美人好,你也到她那儿听顺耳话去吧。”说罢,她扭转身回房去了。

长公主直气得干瞪眼无可奈何,她狠狠唾了一口:“你等着,我不报被你羞辱之仇誓不为人。”她领着阿娇出了云阳宫,趋身径向五柞宫。

王美人正在为儿子刘彻讲解《诗经》，获悉长公主驾到，急唤唐儿，叫了几声不见应答，也顾不得再喊，撇下儿子疾步出迎。在宫门里相遇，王美人先施礼：“不知公主凤驾到来，有失远迎。”

“娘娘也太客气了，唐突造访，还请见谅。”

二人到房中落座后，王美人习惯地叫道：“唐儿，上茶侍候。”

哪里有唐儿踪影，王美人猛地想起，唐儿与万岁尚在红罗帐中，有些脸上挂不住，自我解嘲地说：“这个唐儿哪里去了，以往是从不这样的。”长公主见机为之解围：“娘娘不要张罗了，我还不渴，又不是外人，无须这些常礼。”

王美人随之吩咐身边的宫女：“快为公主敬茶。”

长公主的目光已是落在刘彻身上了，上上下下将刘彻不停打量。

刘彻不枉母亲平素的教导，不需王美人指点，即上前跪倒叩首：“叩拜姑妈凤驾，愿长公主寿比南山。”

“哎哟哟，好甜的小嘴儿，快起来，起来。”刘嫖将侄儿拉起，回头假意责怪女儿，“看你，比胶东王大了好几岁，但一点儿规矩全不懂，也不说上前给娘娘叩头见礼。”

阿娇回答说：“我是公主的女儿，是高贵的身份，怎么能去叩拜别人呢？”

“看看，这孩子是怎么说话的！”长公主有些脸红。

“有道是龙生龙凤生凤，阿娇真有几分你长公主的风采，长大后定然也是敢作敢为之人。”

长公主顺势问道：“娘娘看我女儿可还算好？”

“这还用说，长得花容月貌，举止大方得体，浑身上下都透着聪明伶俐。还不知谁家有福分，日后能娶得这样天仙似的丽人。”

“承蒙娘娘如此夸奖，就让阿娇做你的儿媳如何？”

王美人毫无准备，不觉沉吟一下：“只怕我的儿不配阿娇，将来莫再委屈了她。”

“能与胶东王为妻，就是王妃了，也不辱没我女。”

王美人吞吞吐吐还是说：“小儿要比阿娇小几岁，长公主如不嫌弃，我们自是求之不得。”

“我看这个无妨，阿娇大胶东王三岁，有道是女大三抱金砖，他们的姻缘一定美满。再说大几岁对丈夫更加知疼知热，天作之合呀。”刘嫖看来是认真的，“怎样，这亲事就算定下来吧。”

王美人心中苦笑，脸上不便表现出来：“长公主的美意，我岂有不从之理，只要万岁不反对即可。”

“万岁处你无须担心，我自会让兄皇首肯。”刘嫖将刘彻拉到近前，“胶东王，姑妈问你，让阿娇长大后做你妻子意下如何？”

小刘彻略加思索：“若能得阿娇为妻，我一定造一所黄金的屋子给她住。”

刘嫖喜得将小刘彻紧紧抱在怀里：“姑姑的好侄儿，真是个年少志大，日后定是大有作为之人。”

王美人叹口气：“日后？谁知日后怎样。”